

鮪魚蛋吐司的微笑

瀛苑副刊

■文/19站 圖/Mr. 阿力

只要看到有學生走過，不管是男是女，不管認不認識，不管對方理不理會，總會發出親切加上有活力的、又帶著很濃厚的台灣國語打招呼聲，這是從一位年齡近六十的歐巴桑喊出，我也不知道她在205巷裡賣早餐到底有多久了，還記得大三那時的我，一個禮拜五天之中，至少有一天都有早上的課，每早上課時必定經過充滿活力又親切的早餐店，但是，這幾年的我，已經習慣台北人的冷漠，即使炎熱的台北盛夏，身體外層仍然會包著看不到的冷漠，久而久之，不管再熱情的陌生人，也會被自己的那層冷漠擊退。

大一，原本的自己是一個很會哈拉的人，由於住在淡海沙崙的男生宿舍，搭公車上下課成了生活的一部分，把每天搭的紅23公車司機名字一一記住，總會在快到達總站之前，跑到前座司機旁跟他亂哈拉。

「少年ㄟ，我卡你講，我年輕的時候有在公館哪裡擺過地攤，當時是賣卡帶、隨身聽。」

我聽得津津有味，這是單手轉彎神司機，李春雄，一個年齡五十多歲的老司機說的。

「李伯伯，賣耳機好賺嗎？為什麼不賣衣服？」

「唉，你不知道，彼時陣，七零年代的台北市，很多年輕人喜歡戴著隨身聽走路，隨身聽啊，英文就是『臥克曼』（註：walkman），大家都搶著買水貨，安ㄌㄟ明白無？」當年的新力公司就是靠推出walkman而打動了全世界年輕人的心，就像此時的ipod的效應。

「我還以為李伯伯你從年輕就開公車」

「那是後來認識了我老婆，她覺得擺地攤沒出息，所以我才來開公車，一開就是二十幾年。我用學生公車卡，往插卡機那裡插了一下。

「下車囉，再見！」

他用右手的食指輕輕的撥動控制車門的按桿，吹氣的一聲，門打開。

「李伯伯再見！」

我揮揮手就走下車，公車從我身旁開過，只留下車尾紅色的煞車燈消失在這個城市的街頭。

大二，當自己慢慢接觸到台北人與陌生人相處的文化，終於才明白到，從小就被教導著——別跟陌生人講話，有些懂得一些些英文的家長則會說——never talks to strangers!

我開始習慣這種冷漠，坐捷運再也不會讓位，我心裡想著，既然可以出來坐捷運，肯定是個健康老人，和陌生人只會擺出一副別來惹我的臉，這年頭詐騙集團多，碰到前面走路比較慢的人，總會故意用加快的腳步從他身旁走過，偶爾更故意的發出「呿」的一聲，表示要對方別擋路，車箱內碰到講話很大聲的一群人，心裡總會暗罵著到底有沒有公德心。

冷漠，就像是趕流行一樣，你會不知不覺的牽著走，鑽牛角尖的說法是，冷會讓人感冒，每個人都感冒之後，就變成流行感冒，所以冷漠也是一種流行。

「同學今天要吃什麼？」

我走進早餐店，老闆依然很親切的問著。

「鮪魚蛋，冰咖啡小的。」

我習慣坐在最前面的位子，不多看一眼。

「切邊，洋蔥多，對不對？武雄，冰咖啡小的一杯」

老闆娘記著每個客人的口味，也會指揮老闆該弄什麼飲料。

「培根蛋餅，要蕃茄醬，漢堡蛋不要洋蔥，熱咖啡奶精少。」

「同學要上課哦？同學今天怎麼自一個人來，女朋友呢？同學今天不用上課嗎？同學這麼早騎車要去那裡？」

也許，老闆娘也只是出自於好心的過問，她並沒期望會聽到什麼答案，就像是廣播電台一樣，有些人喜歡聽不談話的節目，有些人只聽每半小時播一次新聞的節目，有些只喜歡聽音樂的節目，聽聽就好，無需給任何回覆。除非你覺得節目好，想給DJ鼓勵，也可以寫些卡片，或上網留言，她不像電視的政治議題談話性節目，總會引起很多民眾爭著打去發言。

大三，大四，兩年的某一段時間，因為吃膩了家裡的巧克力土司，我變得很常來這家早餐店，而且幾乎都點同樣的東西，但我卻從來沒有跟老闆娘講過話，除了簡單的講出我要吃什麼，喝什麼之外，其餘的，對我而言只是多餘，有時候，匆匆忙忙要去上課，老闆娘依舊會很熱情的打招呼，可是我總會裝著沒聽到，快步的走過，真感謝隨身聽，她可以很配合的當我的配角，幫我演完這場裝著沒聽到的戲，大一，在校園走路時所練出來的「十步一笑」武功如今也全失。所謂「十步一笑」便是走不到十步就會遇到認識的人，因此得賣個笑容，倒是練成寒冰的外表，不是覺得自己酷，只是我覺得，我跟你不熟。

★★★★★★★★★★★★★★★★★★★★

2006年5月13日，星期六，早晨8:50，母親節前一天。

一大早的我要去台北，於是我又來到這家早餐店吃早餐，老闆娘也知道我從來沒跟她講過話，於是再也不會有所謂多餘的問候。

「老闆，鮭魚蛋土司，冰咖啡中的。」

「切邊，洋蔥多。武雄，冰咖啡中的一杯。」

這時，突然走進來一個三十幾歲的中年男子，論外表，他不像是一個台北普通的上班族，外表看起來到有像是幾分工程師，頭髮中分。

「你好，要吃什麼？啊你今天怎麼有空回來淡水？」老闆娘這樣的問候著他

「給我一個漢堡蛋跟奶茶好了，對啊！就回來家裡看看。」中年男子這樣回答著。

「對ㄟ又，明天是母親節，真有孝心。」

「沒有啦，只是湊巧很久沒回家而已。」中年男子有點不好意思的回答。

「少年ㄟ，不用不好意思啦，我常聽到你媽媽跟我提起你，說你是個乖兒子，那還不趕快找個媳婦，讓你媽媽抱個金孫。」

「呵呵，還沒這麼快啦！阿姨，我聽我媽說，妳要把店收起來了？可是生意不是很好嗎？」

「哎，沒辦法啦！人老了，我子女他們在南投哪裡買了房子，說什麼要我們去那裡享受比較新鮮的空氣，不要整天對著油煙這樣，很不健康，而且武雄耳朵也不好，是時候該休息了」

老闆娘帶著一副很吉祥的樣子回答著。

「阿姨，你嘛不歹啊！兒女都長大了，也懂得孝順你。」

「話這樣說是沒錯啦，可是我還是有點捨不得這裡的學生，個個都那麼年輕，我看到

他們才會覺得自己沒有那麼老，怕只怕去了南投過著安逸的日子，很快就會老去。」

「阿姨，你別想那麼多啦！這年頭，孝順父母的兒女不多，難得兒女想孝順你們。」

「哈哈，也對啦！同學你早啊！」

老闆娘把肉放在漢堡中間，放上蕃茄、洋蔥，擠上蕃茄醬。

「來，少年，你的漢堡蛋好了。」

「謝謝！」

我也吃完早餐，準備要去台北，準備去一個即使接近夏天也仍然很冷漠冷淡的台北。



全台灣有48,171名獨居老人，對獨居老人而言，每天最快活的事，就是道關懷中心找人閒聊，聽人唱歌，時間到了，就回家等服務員送來便當，有些獨居老人令人同情，有時經溝通後，家屬願照顧就皆大歡喜，但有些老人因早年與家人失和，老病之後也難要求家人接納，老人往往在悔恨中離開人世。

看看台北街頭，有多少無家可歸的老人，像籃球一樣，被兒女們傳來傳去。新聞媒體也常報導兒女為了爭父母親的土地權，最終卻沒有人肯認養自己的父母。

205巷早餐店的老闆娘，或許不算在其中，至少還有兒女孝順，老闆娘也有武雄陪伴著，下學期開學，又恢復學生身分的自己，每早又必須走過205巷的早餐店，也許我再也聽不到那股熱情帶點台灣國語的打招呼聲，再也不用演著裝作聽不到的戲，再也看不到鮪魚蛋土司的微笑，但台北街頭的獨居老人卻不會消失。

